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110
1247
(2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手陽明人作禮傳贊錄一云傳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
存其正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變曰存其正以示法亦是存天
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者
又不必泥著之曰愛之惡之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此而不削
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之放鄭
聲削聲淫之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
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
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之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
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
不得從而為之說
馮真自本其編之詩言志和子剛論想是剛其不出於自然言志者涵非存其美而
去其惡也及後世與並音於西彼載之間所以為大其雖元愷兼容於堯舜之
世所以為弘若必其美者存之惡者削之亦介焉福正其人以不廣矣况其
之政德德必或以刑堯人之教猶台必責其責重人作經以寓政教而不損諸此
哉故其刪詩既錄雅樂以示法兼收鄭衛以杜奸鄭聲淫必使人知其所以

鄭聲亂雅樂以使人知夷所以亂鄭衛亡國之音必使人知其所以亡正如作
者凶悔若無不繫作春秋於文丘居無不苦之之意也使不剛鄭衛為長淫導
好是悔多之繫為教人以規過之術也執居父之書為啟人以懲賊之端也而可
哉陽明嘗謂五經皆是史何不以易者春秋例者之詩

前漢書藝文志云詩經大卷魯前韓三家詩其言謂之詩祿才其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殿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
知樵曰詩曰惟魯前韓三家漢平長自言其詩自子夏知玄為之筆故此詩專行三家
逐廢

虞非治曰四庫詩志凡六家隋志三十九部唐志三十一部宋中興志五十三家
陸德明世說云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志其重取可於孔義者三百五篇

漢律防上疏曰詩書禮樂起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詩經金神務云詩有三訓也義也志也持也作者義居取之得失也志也持也作詩者
以持人之行使不失故一若而三訓

寺在隍七身傳註院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執名嗣也治夏者相嗣續於其內廣
有官之所之職也漢西域白馬馱經束初止於鳩摩寺遂取寺名初置白馬寺今浮屠所居皆
謂之寺

五經解藝文志攷證云藝文志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所之曰毛詩河間人
大毛公為詩故訓傳初其記荀卿授魯國毛萇言詩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萇為大
毛公萇為小毛公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二其詩者三篇考之係禮皆筆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則有矣而無詳明多

藝文志攷證云古有采詩之官其言志行人采詩獻之大夫以實音律以聞於天大列十言云我及民直匪尔
極者竟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先華弘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則大帥
陳詩以觀風俗二帝之世以納言時而風之且施之學校以教士五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孔子始創取著
以為經 又云自周通云志常也有五帝之義故因五經樂仁書不禮禮易智詩信也西山真曰六經
於五帝之道與不相者今以五帝方屬於六經樂有仁而無義詩有言而無仁可乎哉

此說司馬遷自稱傳昔孔子何為作者彼哉僅書司馬遷傳昔孔子春秋傳作為何
代辭編之妻人制作曰經讀者著述曰傳按韓廷之選西車野序傳曰天祐以夫子以木鐸
序互叙通兩雜糅結之辭緒也然則序且綱要若圖之相緒序子緒通謹書張蒼傳諸止律曆
按東元七十六載之序作詩集傳序

大方詩經大全序

詩集傳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禮樂之性也見則易之寂然不動之靜也所謂靜者以天言之天地未分也極以之言之未發之前也所謂天之性者仁義禮智

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夫既有欲

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

既有言矣則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

七節一
一說八節

大方詩經序

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

音

而未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

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

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

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

上之必思所以自及而因有以勸懲

之亦所以為教也

親被王化之日其人

詩是也及其感之

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

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

是非知其所以感之邪正而於已則益脩

其治教於人則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

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

言之長也非動息之歎之美也所謂詩也

詩者自為國移物者為教者何也

四出社記其聲自節其長日

物則其言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詩是也

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節族

音

而未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

物而人心之感也

論語雍也篇子亦鄰里鄉黨乎註曰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問秋名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二十五家也

巷里中巷直曰街曲曰巷

左成十四年懲惡而勸善

其所發不能無可釋者則

論語三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

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

之是亦所以為教也

眉山蘇氏曰其

而為詩則然不善正詩是也及其感之

雜也有所憂愁忿怨不得其平淫泆放

蕩不合於禮者矣變詩是也○安成劉

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

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

是非知其所以感之邪正而於已則益脩

其治教於人則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

有勸懲之政也

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

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

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

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

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於列國之

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

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降自昭穆而後

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

論討

陸
李陵
小山也
李陵也
黃初

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之者巡所守也詩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地也天子五年一巡守考其風俗也
黜陟書經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

禮記玉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

陳詩者未其詩而觀之也

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

大方廣經

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

列國之

以行樂

以善詩者之

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

正雅二南之類則捕之律於列國之

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

降自昭穆而後

實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

討論

論詩之篇世故討論詩才討論也論清淨也

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

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

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

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

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

侯國而於詩籍有所去取政於作詩之

使夫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

藝文志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改馬

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

考其得失而有所創艾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教也是以其政雖

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

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

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

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

之作前漢食貨志男女有不詩其所者因相弄歌謠各言其情注而古也利之詩也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

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

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

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

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

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質治亂亦異其所

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

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

體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
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
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
標有梅小星江有泥之類亦皆哀而不
傷如摶木蠡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
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
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
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
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以六
雖邠風亦不得為正也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

變雅是
綱領文章

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

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

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

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

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子曰大率雅

是郊廟之詩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

○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

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

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

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
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
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臼之傳
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
又皆所謂賢也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
人君子者也

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
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氏曰
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
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
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
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

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曰然則其學
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叅

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

以昌之濟濡以體之安成劉氏曰此言

功知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易上繫辭
言行君子
之樞機

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率均天下之道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

言學詩者誠意正心脩問者唯唯而退

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

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

熹書

孝宗年号

葉太史叅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首

一是經一以朱子集傳為主通釋所采諸家之說

與朱傳相矛盾者去之庶無惑於學者其朱子

語類文集暨諸家之論有所發明者今皆摺入

一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為序其有

郡號者則加以別之有不可考者直書其氏而

已

一小序朱子已辨其得失通釋以隸各篇之下今

仍為一編附于卷末以還其舊

一名物附圖一依廬陵羅氏所集諸國世次及作

等

詩時世圖一依安成劉氏存之以備觀覽
一集傳中所載郡邑間有沿革不同今謹依
皇朝郡邑志增注于下

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其

陸氏機

孔氏穎達

程子伯淳

眉山蘇氏轍

南豐曾氏鞏

藍田呂氏大臨

龜山楊氏時立

永嘉陳氏鳥飛

三山李氏

永嘉鄭氏

建安胡氏知國

渤海胡氏且

致堂胡氏寅中

東萊呂氏大謙

丘氏

三山林氏少穎

廬陵季氏如圭

鄭氏康成

杜氏元凱

廬陵歐陽氏永叔

張子厚

臨川王氏安石

萊陽范氏祖禹

上蔡謝氏顯道

元城劉氏安世

山陰陸氏農師

黃氏樵

長樂王氏

長樂劉氏執中

莆田鄭氏漁仲

南軒張氏敬天

董氏

徐氏

止齋陳氏傳良

胡氏伯量

金華

和叔

明道

康成

元凱

永叔

厚

安石

祖禹

顯道

安世

農師

樵

執中

漁仲

敬天

傳良

伯量

南康

永嘉

南康

北溪陳氏淳安卿

臨漳

慶源輔氏廣平鄉

替啞

覺軒蔡氏撲仲覺

建安

格庵趙氏順孫括

天台潘氏時舉善

雙峯饒氏魯伯與廣信

龍舒王氏日休

潛室陳氏器永嘉

西山真氏德秀景元

建安

容齋項氏安世平南江陵

顏氏達龍江陵

兼谷嚴氏坦叔

錢氏

新安王氏晦叔

濮氏十一南

劉氏

段氏

建安熊氏剛大人

東齋陳氏大猷

勿軒熊氏去非建安

壘山謝氏枋得君直

廣信

須溪劉氏會孟辰翁

建安何氏七信

竹房張氏學龍

廬陵彭氏執中

新安胡氏庭芳桂

鄱陽董氏昂

定宇陳氏壽翁

東陽許氏謙之

安成劉氏理公瑾

廬陵羅氏中行

廬陵曹氏居貞

豐城朱氏備萬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紱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檢	檢	檢	檢	編	編	編	編	編	脩
討	討	討	討	脩	脩	脩	脩	脩	撰
從	從	從	從	承	承	文	文	文	承
仕	仕	仕	仕	事	事	林	林	林	務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陳	黃	劉	余	陳	李	林	陳	周	蕭
用	壽	永	學	景	貞	誌	全	述	時
	生	清	夔	著					中

承	承	承	奉	奉	奉	奉	翰	翰	翰
直	德	直	直	訓	議	議	林	林	林
郎	郎	郎	大	大	大	大	院	院	院
刑	刑	禮	夫	夫	夫	夫	典	五	檢
部	部	部	北	禮	兵	禮	籍	經	士
主	主	主	京	部	部	部	脩	博	討
			行	員	部	部	職	士	迪
			部	外	部	部	吉	功	從
			員	外	部	部	佐	功	仕
			外	外	部	部	士	即	即
事	事	事	郎	郎	中	中	士	郎	郎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洪	段	黃	吳	吳	童	王	涂	黃	王
順	民	裳	嘉	福	謨	羽	順	約	進
			靜	福	謨	羽	順	中	進

詩經大全凡例畢

鎮	常	善	濟	蘄	常
江	州	化	陽	州	州
府	府	縣	縣		府
儒	儒	儒	儒	儒	儒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訓	訓	教	教	學	教
導	導	諭	諭	正	授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留	彭	顏	杜	傅	廖
季	子	敬	觀	舟	思
安	斐	守			敬

泉	迪	脩	文	承	文	承	承	承	承	承
州	功	職	林	事	林	德	德	德	德	直
府	佐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儒	郎	太	太	大	廣	刑	刑	刑	刑	刑
學	北	醫	常	理	東	部	部	部	部	部
教	京	院	寺	寺	道	主	主	主	主	主
	國	御	博	評	監					
	子				察					
	監				御史					
	博				臣					
授	士	醫	士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曾	王	趙	黃	王	陳	吳	周	楊	章	沈
振	復	友	福	選	道	紳	忱	勉	敞	井
	原	同			潛					

詩經大全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關雎之序宜引以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好

亦多有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奏而成

此理有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孔氏曰詩之人

適一蘊藏言詩之為志發見于言為詩也慶源輔氏曰

此皇節言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於

上云馬虞書曰萬物志然則詩昉於此乎黃氏曰

童自之有謳吟皆有詩之用而情未動也檣以篋之鼓以

元首齋以箒皆歌詩也故曰詩言志至五子述

思入禹則變風變雅已備矣而詩言志至于五子述

常禮善常... 詩經大全綱領... 常禮善常... 詩經大全綱領... 常禮善常... 詩經大全綱領...

詩經大全綱領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

之七情形見音求長也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

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於物者謂之情也曰

而李氏曰詠歌未足盡其情於手舞足蹈也曰

至怒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治直吏反樂音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咏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

高下疾徐疏平數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

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

于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而復可以律呂使之相應而

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以律呂使之相應而

安樂之極也孔氏曰治世之樂歸於室盈止也

止安樂之極也孔氏曰治世之樂歸於室盈止也

之政乖戾也孔氏曰治世之樂歸於室盈止也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孔氏曰治世之樂歸於室盈止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誄之使人有所創艾音

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
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
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輔氏曰此
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
成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其乎正其善心諷其
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其乎正其善心諷其
此者益以創人逸志得失於其乎正其善心諷其
達於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極於怨怒則
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極於怨怒則
人同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氣感通則不
假人同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氣感通則不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
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安
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若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安
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綱常而經常也
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
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
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
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
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
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中出正者孝婦之
道又從中蓋天下之道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
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廬陵
功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化然後可
功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化然後可
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化然後可
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化然後可
以移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化然後可
曰此後節又言武周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輔氏
為教而後節又言武周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輔氏
而後極於天下一節專論正風俗也安成劉
氏曰此一節專論正風俗也安成劉

詩經卷之九

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

管轄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綱領也。管轄者，統制實出於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實

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不能外，故曰綱領。賦比興者，實

車之有管轄也。管轄者，統制實出於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實

牽用之，在網與衣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者

管轄之用，在車之上下，則賦比興之譬也。風雅頌者

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

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體也。子

蓋古之聲詩，條理無出此者。國子則大夫間巷，謂之體也。子

情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分皆以其篇章節。

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分皆以其篇章節。

奏之意，與別也。賦比興，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命義曰：鄭漁仲言，出於朝廷者，謂之雅。出於民間者，謂之風。

為後文武之民，作者謂之雅。出於民間者，謂之風。

亦不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約，是如自

是雅之體，自然不可亂之。體如今人作詩，體自約，是如自

就詩上理會，自然不可亂之。體如今人作詩，體自約，是如自

是當問以見四方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反倒。詩者，採

而民樂章爾。程子曰：必情之說，周公作詩，始云：詩者，採

如何某不取。從曲折氣之高下，可作詩。始云：詩者，採

為小雅，其聲大雅。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

乃其音而賦比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

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其名曰：凡直指

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其名曰：凡直指

今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六者之序
 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美故三者
 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孔氏
 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賦比興也。雅頌既見賦
 之下即次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道正陳
 故賦在則雅頌亦用賦比興也。雖同是托物比
 當先顯而後隱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
 故比居顯而後隱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
 兼於興兔豈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
 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宋子曰比興
 例與有取所與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
 一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形容下句
 也。比有繼所應而已。言其事者有全不取形容
 者。隨文會意可也。○言其事者有全不取形容
 為興。鶴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大槩興詩
 不

甚取義。譬喻此物有下句。破者有下句。文詩
 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下句。破者有下句。文詩
 在所識六義。而賦詠以得其體。蓋不同也。上
 先聲鑿則便不。賦詠以得其體。蓋不同也。上
 穿鑿則便不。賦詠以得其體。蓋不同也。上
 詩聲鑿則便不。賦詠以得其體。蓋不同也。上
 者皆當先辨而識之。體有六義。而賦詠以得其
 起其詞。關雎雖以起也。綠衣雖以比也。別氏
 德也。獨舉二體者。以起也。綠衣雖以比也。別氏
 嘗謂得風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體多者
 頌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體多者
 音節或為風。或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體多者
 恐有例不為然也。此雅或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
 興之例不為然也。此雅或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者。民之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
 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

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此文譎諫，有巽入之道，故曰風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鮮風之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上謂正風也。然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

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即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所疑處。而小雅篇次，內多不實。此則如日星之不可掩，其善戒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於我耳。鄭衛之詩，篇如比，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小以為是，適然笑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揆

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所以
上詩是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為雅矣。蓋王之政
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為雅矣。蓋王之政
慶源輔氏曰此節言風雅之同乎諸侯之詩矣。○所
說詩經無文可據。但至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
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適其當。時政教善惡人言事得
而美刺之未嘗有所以於為正為變也。後人比而
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而
變風雅為康昭以分。後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
以變風雅為康昭以分。後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
變後之詩也。康昭以分。後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
多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所以疑者
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
味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
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

失不之國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風其
上則不啻文理不同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
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故

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朱

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

書無禮記中史並不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又曰

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一節

係變風變雅作矣。○政以下冠變風發乎情之意以承上

文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禮義先王之澤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

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此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

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之中節者猶有政焉言

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名也而猶知然此言亦其大

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梁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

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

此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

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一人君一

事○慶源輔氏曰此一反前說上截意

風之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

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曰此一事以體象四什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

廢也○孔氏曰小雅見王政之別言天由廢

事也○孔氏曰小雅見王政之別言天由廢

祿尊也○孔氏曰小雅見王政之別言天由廢

詩不體既與考以配天亦殊於變雅則由音士皆大事也

若雜騷可謂兼之言雜騷無國風小雅而不言兼
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

義如此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什頌之名義頌容

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廬陵彭氏曰

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通用人通字作廬陵彭氏曰

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頌詩之功不可忘也故告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宋子曰關雎是樂之

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鹿鳴為小雅始文王

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臨川王氏曰

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二雅始也

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本乎

各有人而始也程子曰詩有之四始而國居首本乎

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而形于天下

於其政以底成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三

李氏曰四始也以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宋子曰

謂無詩者非謂之後更無詩也蓋伯樂之所謂不顧則謂

之無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也蓋伯樂之所謂不顧則謂

詩多不發其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三

節而贊其為詩之極也夫詩之此二句總結矣至

夫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與觀群怨乎用之者果可

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
又果可以達于政而專對乎至于風雲之狀月露
增悲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深矣
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

天子之元士之衆子以至公侯教之因其德性之美
而防其過欲其成劉氏曰性因其性之直而防其過故
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無傲凡欲其無傲所以養其中
和之德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

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音夾鐘姑

洗音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亦應鍾黃最
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深子曰人聲自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洪纖宮聲
洪濁其次為商羽聲之制以括其聲次為徵清以括
中為用此五聲又各有一高下每聲之分十又制十
律以黃鍾為宮則是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商
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射是黃鍾為角林鍾為
角仲呂為徵蕤賓林鍾為羽然而無射是黃鍾為角
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大簇長八寸半有奇所謂
寸宮聲大呂下而黃鍾大簇是也蓋用其故半數謂
聲夾鍾大呂黃鍾四寸半大簇三律亦然如清聲則
以宗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清聲也本言說四
者已方其取數之甚多歌者之言及耳詩有樂也志
而依永其律和聲則樂乃為其歌也詩有樂也志
作也問詩樂既廢如何曰既無此家非詩為樂也而

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律旋相為宮
律反三分損一相通六下六上而十
馬三律倫而聲相成六十四聲每律
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朱子曰金鐘鐃也石

蕭也匏笙也土埴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九峯
蔡氏曰人聲也土埴也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
無不諧叶而不相亂失其倫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
所垂矣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
者善事父母友者善事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

大呂至應鍾為六

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安成劉氏曰

謂之六間呂者言其陰陽相間又其為教之本

末猶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為本者無是

即舜命夔以樂教胄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無

過之謂聲以六律為之自氏曰即律和聲而教六詩而

性六律謂聲以六律為之自氏曰即律和聲而教六詩而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
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也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禁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

之故其言如此宋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

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其說

晚而詩亡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孔子復得之他史記

國以歸定著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以

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

音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

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廬陵歐陽

召南邶鄘齊魯魏唐陳檜曹小雅大雅

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

周邶鄘齊魯魏唐陳檜曹此詩次第也

所傳者多矣夫於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周而

人倫之端王風記後各義得三南召南陳正南之

行則人倫正朝廷之風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

美於人是諸侯擅朝之侵伐而三並其名得于地

風之於首也且一國之詩而三並其名得于地

能治于下也諸侯為國之衰遂目為亂也亦不雅

而為臣上畿內之失則周人衰亂之風至於禽獸

不亂聖人無不化漸成之美厚之俗歷二叔唐世

禮也禮義之俗亡陳法所存也後風行先聖王之流風所遺
厚道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聖人
夷道也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亡則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而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既甚必有安之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始治極則危亡
治華危而為安之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始治極則危亡
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興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雅者王之政也王業成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至風於天下其終也王業成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風始終之義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明道降所歌頌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王道終所歌頌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足矣商則頌前代者如美不及頌者而成功之始於正神
臨川王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
今慢詞小令之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
可得非編詩者可以欲以移易之今若曰此為月本本可
以列於雅頌然雅頌有篤思文后稷矣故實之風生於雅如
則祀之飲酒受釐之時歌之於人而排也生民鬼
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人而排也生民鬼
光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容雅詩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性情性常以道
政事執者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也
獨言執者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子伯魚也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孔子之學也
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不致不詐學之事
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能言之患心
氣和平則無躁急之時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誄之間優柔浸
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

詩經卷之六

五

禮也禮義之俗亡陳法所存也後風行先聖王之流風所遺
厚道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聖人
夷道也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亡則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而思行也聖人禮典之亡道絕則危亡所以澤安且治者
既甚必有安之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始治極則危亡
治華危而為安之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始治極則危亡
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興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雅者王之政也王業成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至風於天下其終也王業成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風始終之義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明道降所歌頌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王道終所歌頌也故次以幽王善政先而為化由是滋而始王居也
足矣商則頌前代者如美不及頌者而成功之始於正神
臨川王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
今慢詞小令之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
可得非編詩者可以欲以移易之今若曰此為月本本可
以列於雅頌然雅頌有篤思文后稷矣故實之風生於雅如
則祀之飲酒受釐之時歌之於人而排也生民鬼
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人而排也生民鬼
光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容雅詩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性情性常以道
政事執者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也
獨言執者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子伯魚也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孔子之學也
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不致不詐學之事
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能言之患心
氣和平則無躁急之時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誄之間優柔浸
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

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

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

諸老故曰興○西山真氏曰三百篇詩非難曉今

可以感發先生其情性則義所謂與可知如能反覆誦

也○廣平游氏曰君臣之義則義則朋友之交觀則

弟之愛篤矣則君臣之義則義則朋友之交觀則

之弟至善心于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勉齋黃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

已之得失亦通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陳氏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慶

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

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漸有以考

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至事父事君則於

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

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於

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

自玄鳥生氏上陳稷契下訓陳靈氏曰詩述商周

問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

草木魚虫之各與其風俗方言訓

詰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
中目有一箇思無邪○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
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其言人所共善而託諸車
服之盛親族之貴之類是也若各因人之善而託諸車
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故曰
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故曰
南容三去復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南容孔子弟子居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南容孔子弟子居
復此言尚事見家語蓋深有意于謹言也南容曰白圭
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
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人
末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事能專對者何其少邪

亦視其所以誦之者如何耳為人和為已和誦說
犯踐行和鹵莽并和情切和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言
見矣○胡氏曰詩之載其情合于事理之正則
則事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因是而通為政之
可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因是而通為政之
則事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因是而通為政之
方也詩之言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因是而通為政之
誅則人皆易眩因是而通為政之
不能如此思之而不能切歎可不成哉
不能思之而不能切歎可不成哉

○子貢曰貧而無誦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誦無驕者宋子曰子貢姓端木
肆也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
有二者之病無誦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始乎
貧富之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
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

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義理渾然全體貫徹貧則
 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
 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耳。宋子曰無誦無驕是也
 好禮者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故無誦自不知
 有富曾氏之說亦善魯氏曰以貧故無誦以富故
 無驕處貧富之道也。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
 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屢源輔氏曰心廣體胖
 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
 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
 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拘于貧富之心。泯行於
 典。好禮者則由義。渾然根于其心。流行於外。樂
 日用之禮。其則也。但知自樂而不知為富。所謂全
 富也。但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富。所謂全
 亡。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增損存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之而復磨之治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

子告以無誦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

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

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率詩之意不是專以此

安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于小事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宋子曰他

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謂學問之功也。謂處貧富
 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齊黃
 氏曰謂告以無誦無驕不如樂與好禮。此所已
 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為得而遷足此
 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學是告往而
 知來。頭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誦無驕樂與好禮

之外方曉得所
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也竟反絢呼玄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獲峯胡氏曰讀書須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是先在理會訓詁曉得

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為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

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

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

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龜山揚氏曰子曰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于言意之表者能之

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

也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而

為絢之詩而說之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泥于章句之

末而李詩者尤貴有得于言意之表不然則局于

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于人者鮮矣○獲峯饒氏

衣錦尚絀。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惟之以為慎，獨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顏色之好。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也。說也。蓋詳論語一書，語詩多，于他經而二南則正色言。之，則此引論語，言詩，凡十卷，而皆深矣。○次朱子此論，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各得。其則一章，首明三章，百篇之定，體也。詩之雅頌，音即。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為教也。既此，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與現，群怨之類，是為也。故以無邪之章，一言白圭之貴，乎知要善讀詩，而不善讀，子貢者，雖夏之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以

咸立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志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朱子曰：普編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志當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也。蓋說詩之法，不可志當以已之意，迎取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迎已，則如雲漢所作，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民也。又曰：逆知是前去追迎之，在于憂旱而將自巳，思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擬他來，則

不可。○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顯字正叔。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

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

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

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

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之中，有所慕

長人一格。詩之興，最不索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也。

張子曰：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

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

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問詩如何看？龜山楊氏曰：

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

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

謂之不知詩也。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目為可與言，

味則如詩之全要，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于有

用在詩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

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

先狹隘，無由可見。慶源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六字，

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之皆眼前事，老成謂和而不流，

遠達于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

逆之則○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慶源輔氏曰艱險

云目前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卸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其所以為詩也然人思廣遠橫渠云平置心平易始知詩然無窒礙故其意此何人哉却不平易學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字名道顯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誅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辯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習

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者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去自然推出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道理盡洗出那個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這道理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得諷詠以得之此是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程子曰學詩而不可不先理會得義豈能知詩也慶源輔氏曰體面蓋言體制體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

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

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

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

也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經卷之八 哀傷淫佚去也 十二

詩並不會下一字訓話只轉却一兩字點平掇他念
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滄浪之詩首四句只換兩字

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詩正得此意
子項是文體若逐一者方看有得如聖人得此道則各
不一濟事須是通悟者看詩須是看如他詩亦要逐字
如春讀書禮是也看詩須是看如他詩亦要逐字
理去讀便都疑了○看詩須是看如他詩亦要逐字
處是如情物態只處是○看詩須是看如他詩亦要逐字
看他人何不好處是○看詩須是看如他詩亦要逐字
意思如感此物而好底意思他如個暴見他上他看詩亦
意油然如此物而好底意思他如個暴見他上他看詩亦
意相似如感此物而好底意思他如個暴見他上他看詩亦
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得詩底意思他如個暴見他上他看詩亦
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詩底意思他如個暴見他上他看詩亦
自是說得那人著○看詩且看他地大意自是說得那人著
其中說得時事者固當細考如勤之大意自是說得那人著
苦搜求他時事者固當細考如勤之大意自是說得那人著
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

本明文便見其語有未通者畧捨注解看却時時誦其
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假字有云大訓之詩既已記得
有是一字而兩義者如後通訓也又云大訓之詩既已記得
數是隨處旋細義者如後通訓也又云大訓之詩既已記得
都好識道非如底言或語故蓋是王公大夫伊川有詩至
觀其大樂也○如國風或語故蓋是王公大夫伊川有詩至
文熟讀此詩味仍不可甚寒謂如拾得鮮看序之將自
然認得此詩味仍不可甚寒謂如拾得鮮看序之將自
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好意思如詩也題日詩自
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詩也題日詩自
皆指成王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詩也題日詩自
有焉有成王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詩也題日詩自
此須先有翼以下方說用資大抵告吾人之法亦常事如
矣○讀詩正欲慕吟咏以諷其善委曲折旋之為意
如吾自作此詩自然吟咏以諷其善委曲折旋之為意
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足做時文相如中今人讀詩之意
便之看意不曾用逐日只得甚事若如中今人讀詩之意
耶且看人城耶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基謝車

馬人便說我一看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
如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玩味義理兩日
滋味方有所益若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
可以興但不得滋味也起處方是讀詩若
便不須是讀詩了讀詩之法伊川言不可
要披舊說粘定看地說話一章不可于義
多誅之詩本只是義而意味深長不可于
義理後人往往無義而其言只此平淡只
上便塞了。他讀詩須是讀熟了將事物堆
逐得性情若百來。讀詩須是讀熟了將
壅子既下得種了須是熟時意思自說不
壅子與他種了須是熟時意思自說不
箇種他子與他種了須是熟時意思自說不
讀得這子與他種了須是熟時意思自說不
方好而今一稿恨不常讀此篇了便無
讀第二篇了便無要讀第三篇了便無
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詩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從理會
得也無益大凡讀詩多在誦誦中見義理况詩又
全在誦誦之功所謂清宙之琴一唱而三歎一
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處○讀詩須是
有自終溫且惠淑慎其躬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破我斧終溫且惠淑慎其躬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亦孔之將如以此等處直為教諭之曰須是
○問先生受以此等處直為教諭之曰須是
熟讀一先生受以此等處直為教諭之曰須是
之漸引二篇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通訓詁之
小適以功其成而志不抑其聲哀思未怒自能
而惡故其功其成而志不抑其聲哀思未怒自能
畏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通訓詁之
詩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通訓詁之
多玩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于容諷之助
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于容諷之助
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令熟讀而待于容諷之助
若疑鄭道無可奈何只令熟讀而待于容諷之助
正當說道無可奈何只令熟讀而待于容諷之助

也。○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此看明。敏人
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而有所見也。已上論讀詩。○然
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已上論讀詩。○然
或問諸章句。起于誰。曰。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言者。是後人分得。密後。○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隔。○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善。○只。要。韻。相。協。好。今。我。更。知。○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要。○只。要。韻。相。協。好。今。我。更。知。○詩音韻。是自然。須此古無故。
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所。作。某。添。續。之。○
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引。兩。三。證。然。亦。有。其。書。
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道。理。其。後。不。敢。怠。建。吳。氏。音。
飛。字。乃。押。從。避。漢。諱。却。无。道。理。其。後。不。敢。怠。建。吳。氏。音。
也。○此。乃。押。從。避。漢。諱。却。无。道。理。其。後。不。敢。怠。建。吳。氏。音。
往。偶。然。失。之。○音。剛。作。戶。剛。反。天。問。是。後。讀。楚。辭。天。問。見。
好。當。時。協。韻。只是。古。人。情。意。風。誅。而。寬。和。言。語。自。恁。地。
向。干。字。韻。上。飛。切。却。无。意。思。漢。不。如。巴。到。得。後。來。一。
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
字。相。同。不。知。如。却。愈。壞。了。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

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
有。如。此。者。如。正。考。父。昌。銘。之。類。○此。作。古。人。文。字。多。
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古。人。文。字。多。
律。呂。其。音。即。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自。然。古。人。文。字。多。
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古。人。文。字。多。
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次。歡。即。和。
聲。也。○叶。韻。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次。歡。即。和。
數。如。有。文。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且。如。華。字。叶。音。
讀。如。何。彼。王。姬。之。棠。棣。之。華。是。第。一。句。則。第。二。句。且。如。華。字。叶。音。
又。如。下。文。王。姬。之。棠。棣。之。華。是。第。一。句。則。第。二。句。且。如。華。字。叶。音。
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當。作。尺。奢。反。如。則。當。依。本。音。
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例。然。楚。辭。後。下。文。余。
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一。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
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韻。一。般。今。人。為。定。本。音。則。佩。字。遂。無。
皆。如。歌。之。意。○人。歌。曲。一。韻。今。人。為。定。本。音。則。佩。字。遂。無。
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問。今。陽。字。說。如。今。古。詩。
唐。字。通。清。字。却。與。音。韻。分。之。類。亦。好。考。古。字。却。說。古。詩。
人。韻。疎。后。世。韻。如。此。類。極。多。不。與。經。論。叶。韻。石。經。書。傳。
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論。叶。韻。石。經。書。傳。

詩全... 綱頁... 二五

非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馬融
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然則
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
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
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
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本會何者為好詩之末
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
不可不讀詩文字出此等文字都無妨其論甚好
近世自集註詩文字出此等文字都無妨其論甚好
如岳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字都不見其面有
看無底更不知看字○只是看這字都不見其面有
得不好也○不知看字○只是看這字都不見其面有
而不可考本詩上下一文意則得于作序之入○只
解詩曰其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貧因依序縱
得初見得這裏敢便判斷那說似不是或頭邊說
之方應或中間說以是判斷疑恐是此或頭邊說
不用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此或頭邊說
審得這說未敢便判斷疑恐是此或頭邊說
在吐裏去而今只說便見前解詩便也○諸家看久
不問道理只認其便見前解詩便也○諸家看久
于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

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比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
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絕看者
便妄生取肆以已意是非發明得个甚公道哩公且
說人之讀書是要將甚處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
理會這道以反之于身為我之類皆未有所考不
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
免上用其說○詩傳只得上論解詩不容
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詩者已上論解詩不容

詩經大全首卷終

詩經序

朱子辯說

誦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

程子曰大序或

以為子夏

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

或以為

國史

雅子曰國史明乎

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

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

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

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

隋心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

加潤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

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山李

詩序考之文辭滄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詩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因則見於樂記鳴鳴之詩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於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但今考其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山漢之諸儒也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白為一編別附經後曰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旺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孔氏曰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注者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子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繞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察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慶源曰先儒以詩序為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子也則序若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

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
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
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
加潤色至臆於為國史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
說然皆是臆斷無所據因鄭氏之說以為序之
儒林傳而斷以為衛宏作又推諸儒之說以為
特增廣而潤色之而其下首推說云云為後人
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於首句之能及也至論
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其於首句之能及也至論
非自為一編別附經考義之精不有能及也至論
本傳於世故讀亦論有公引以尚於後人韓氏之
並信亦得端情不為注立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
而超冠篇端不為注立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
遂為決辭云者則可思古不人於則尊信而不敢
易視於已說則謙虛思古不人於則尊信而不敢
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思古不人於則尊信而不敢
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公思古不人於則尊信而不敢
有不可道者矣嗚呼可不自誣聖經而待於後
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可不自誣聖經
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
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

於意誠心正其於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
儒之說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
差無有能遁其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
般蓋其學已至其處能破千古之疑使聖人之
明於後世然細究其終亦未嘗自為臆說也於
顧第弗深攷耳觀其終亦未嘗自為臆說也於
儒而弗深攷耳觀其終亦未嘗自為臆說也於
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
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貫徹當初亦
下小序只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
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
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不合只因厚講
其為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不合只因厚講
便有許多疑處不可勝言與伯恭不合只因厚講
記中雖多說序然其說不一其說不一其說不一
傳遂成詩序辨說有其一則其說不一其說不一
小序亦問心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
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
只依他那個說去亦不看詩是此意無若說不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當也。安成劉氏曰：大妣之稱，王皆追稱，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義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

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玕璜琺瑯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
 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
 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
 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
 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
 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
 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
 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哉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
 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孔氏曰言后妃之有
 也文王化行始於其妻
 故用此為風教之始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
 用之也孔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使皆正夫
 用之鄉人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
 邦國也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
 不得用也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也若三家以
 微而孔子非之也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
 以之正夫婦也○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推用
 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
 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
 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

曰教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弄搖蕩所

折乃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

人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黃氏曰自其本於一

教聞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則謂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

也鵲巢騶虞言德者彼化而成德也以其彼化

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

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

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朱子曰乾始萬物非

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萬物所從

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似之坤元雖生萬物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

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孔氏曰

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禮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本意出於披文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基字之義先儒皆所未及程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基之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不然則為王莽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

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折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乃以為刺餘可知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

已有此詩矣若為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

書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

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

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

當據儀禮經文為是今儀禮未為周公之書則

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

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

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

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

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

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

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

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

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

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東明許氏曰衡所以為平有首尾之物決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倣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郊育也如吸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骨故遂以不

妬忌者歸之后妃斯亦誤矣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

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孔氏曰

離則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語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東萊呂氏曰蘇氏以

序為非一人之詞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遠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臨川王氏曰庶人之妻能勉夫以正而不知為之者

是之謂道化而殷其雷之詩所以未若汝墳之盛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嘆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乘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乘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奉先

祖供祭祀矣臨川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

謂能循法度

○苾芻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臨川王氏曰

至以其教明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黃氏曰周家貞信之教興而

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止齋陳氏曰男女及時之說

難盡自檢情實既開美顯禮義故昏故及時者所以全智者所於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者所之時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保子曰只看詩中說不

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也○使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

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

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

言... 卷之...

句之矢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音翟翟音翟面績音績總服音總則榆音翟翟音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音勒面謂以如玉龍與音勒之常為當面飾也績畫文也總著馬勒也兩耳與色皆備成章曰搖榆翟畫搖考然則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帷也歟音翟重不厭以翟羽飾車之側耳貝面具飾勒之當面有屋則無蓋矣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彼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宋嘉陳氏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

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

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

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孔氏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揔之言天下統

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也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南召南王化之基也

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世詩說四家毛最

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陳

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

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

不斥言也詩考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名也

騶蓋馬御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故田

禽獸易亦自即鹿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

事當以多殺為心也今也五豕而一取故詩人曰于

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

言君仁不盡殺卒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歎虞人之得體

例

相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

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草

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

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

詞旨大槩可知必為其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

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

定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

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

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

此

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

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

詩予音與之栢舟一詩謚法中如墮廢社稷曰須便得

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博去棟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若將以

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

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

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

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

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

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

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

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朱子曰大率

今人一般其間亦各有感物道情吟味情性幾時

將詩一人詩意歌詠之或亂稱美諛是甚麼道理如此

似把持枝鵬何以胡亂稱美諛是甚麼道理如此

有言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朱子曰

厚詩人之教也使篇上是

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

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媯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卷於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

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

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

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

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

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

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

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理或然也

新安胡氏曰按四年三月州吁弒桓公自立夏將脩先君之怨於鄭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為主弊也於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

如陳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見殺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

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

弒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

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又美春

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切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

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

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雉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又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詩經卷之六

序所謂大夫义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鮑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脩方伯連率音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

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

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安成劉氏曰以

此詩為作於衛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雖未以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時恐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

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詳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

此恐非是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禍患者也

禍患者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

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

譙讓質貢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

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

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

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

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

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柘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入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

○于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蝮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益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

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
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
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
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
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
不得為北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

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詩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

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婚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覆育兆庶之王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實而衛人報者未見乃據自擬以重寶尚為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固不得從之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上篇

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事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摯諸人猶知輪河

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而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
采葑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立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

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

安成劉氏曰

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

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
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慶源輔氏曰詩

不眠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淫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形戕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觀歐陽公于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

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譁之辭序之者不

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采子曰最是鄭

中惡詩皆以為刺之東萊又欲引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

○籟兮刺忽也君弱臣疆不倡而和也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

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譎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
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
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
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
者不可以不察也宋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性
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
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
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詞却干祭
曰鄭聲淫如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
仲共叔段甚事如繁裳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
忽或突爭國甚事如繁裳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
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狡童
取節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自
為童也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得目君為狡童也
童魏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
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項溪劉氏曰諸詩朱氏一
以為淫女之辭其識甚遠

○東門之嬋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儼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伯鹿洞賦有曰實肯今之疑問又曰樂善我之長育用此二事又皆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者彼蓋斷章取義耳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其事散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公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頌溪劉氏曰舍序讀詩辭意甚美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鼓耳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

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孔氏曰挈壺氏以水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于每歲之間

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通率七日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漏刻不明

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孔氏曰下三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

君惡之甚於經无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今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恒當作莊安成劉氏曰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侯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

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屬之桓公乎屬之莊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詩經卷之七 序言 卷

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

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說文鼠食桑漸漸以食

稅使困也解頤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

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

此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
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
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
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
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
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
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
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陳子曰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

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
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安成劉氏曰季札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
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
之唐不知太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
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
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

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
畫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
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
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
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
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
之義云安成劉氏曰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正其缺君之罪况武公篡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
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
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

存者非悼亡者
朱子說見下序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
於是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

有擄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宣王大夫未以得備寺

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

○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也○氏曰有潘曰園有牆曰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蓋以所

襄公○黃氏曰王至始受天子命人亦樂予之也○

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擄詩中言公乃臣子後也

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廬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

亦嘗一以兵至岐秦人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榮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將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

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

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謠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良好潔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豐城魯氏曰不能三年雖不

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慾者也

此序之詩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迤

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孔氏曰昭公乃僖公子無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帑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

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龜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鵂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之以遺王名曰鴟鵂焉

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六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

所謂四國猶言新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詩中所無之章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而不知是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

子孫之當矣見下篇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其君之詞何處寬裕溫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忘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泰於鹿鳴一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此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采芣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孔氏曰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或造篇杜預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誦占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慶源輔氏曰蓋以朋友為人倫親親以綏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聲下字如以成其政臣能

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詩

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告所以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該得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杖杜勞還役也

同上

○唐書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燕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
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
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感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
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
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朱子曰看詩使有感發人意

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
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

此說定便句
了一詩之意

○由真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咳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火也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

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噫說淺妄類如此

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

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

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庶恥缺矣華黍
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
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
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
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
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
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

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
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

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

○沔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

匠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足匡諫之名○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

亂之意恐非規王之詩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南韓侯或為將或

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

或不平淮夷至其晚年息心一生如魏文公之徒諫

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

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于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累注曰

設盛食以落之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

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其

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

溫春秋時蘇為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

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箎尚矣周幽王

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

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

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

知序何所據序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

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王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反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

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

今思絕無一作詩固自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

之篇有錯耳序皆失之朱子曰楚茨之意也竊恐王雅

輔氏曰精深宏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

禮儀之精鬼神之神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彊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

邁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落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

也。漢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也。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

當時美之之詞何以別其為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為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為使之攝卿士以行

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稱之何其誕妄而不情也

○棠棠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傲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陸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繇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斷氏曰荆謂楚舒謂舒鳩

舒庸之屬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召之單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三山李氏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出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出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

華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

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

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

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

漢儒惑於識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

此遂稱王而改元孔氏曰中溪云赤雀御丹書入

冊書西伯得書於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新

安胡氏曰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

因小序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

自天文王有聲言文王則不勝其誣也殊不知是直謂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勝其誣也殊不知是直謂

所言天命文王受命特不過作配作邑伐崇

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華谷爰氏

曰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

猶皆不言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

舊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庸曰

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

史遷因詩書有文王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

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

辯以識諦之說則亦誣矣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

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

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

矣朱子曰文王受命哉朱子曰文王受命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明畏自我

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

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廬陵

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三十
有一年數之耳故以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受命三
年并數之耳故以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受命三
為元年改元者人君即位稱元年西伯即位改元
間不改元乃上君之元至武王即位改元而反中
及其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九年於聽訟遠矣而
改元者皆妄也○周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為
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地卑
固如是所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為
質成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為
稱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為
王則不可知矣○趙氏曰按眉山二錄氏說與歐陽
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何也當考○問先儒以
為文王稱王朱子以為東坡亦有說但書此說惟九
但歐陽公集子以為東坡亦有說但書此說惟九
年大統未集子以為東坡亦有說但書此說惟九
段或推秦誓諸篇皆以服事殷也武成方稱王只是
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武成方稱王只是
體自是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
不體自是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

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妙武王皆有明德而天

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盧陵彭氏曰周之得天

之歸周自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得民始民由
太王而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曹氏曰書

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定字陳氏曰王迹肇
基於太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
王始而然言文王受命唯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
始也歸即天

命所在也

○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由以百福于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聖谷嚴氏曰此詩五章
比百言文王所以為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
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東萊呂氏
曰所以謂
之靈者不過如
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

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
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
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
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
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
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朱子曰詩人假
上句引下句如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
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遂以行葦為
仁及草木如云以祈黃耆亦是權洽之時祝頌之
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析字只是頌其高
壽無乞言意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

慶源輔氏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
上之諛辭耳先生云大雅為受釐陳戒之用則皆奉
四篇其受釐之辭也歟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
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鳧鷖之作但為疑辭
于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爽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

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師以相之周小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
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

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然此詩未有以

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

○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踈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

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為賢人遂

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

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孔氏曰左傳云凡伯刺厲王也

入為王朝卿上春秋書天王使凡伯

來聘則此伯亦其商世為王臣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網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

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

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

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

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

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

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案予曰若謂刺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有
 伯璽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
 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華谷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以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三十六年恐誤詩以
 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
 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
 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
 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
 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
 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
 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

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
 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
 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案予曰以警則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亦以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曰久矣國亦以是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二說之得失其徵驗明
 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
 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
 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
 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
 則其訓義之顯晦踈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

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
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安成劉氏曰序者之意
恐亦據春秋傳而言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

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家嘉陳氏曰崧高丞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
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
委任賢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
美亦可見矣○安成劉氏曰未子之說則以此詩
為非專為美
宣王而作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
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
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
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馬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

理亦通朱子曰詩中無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

可以此所以有美而有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

○贍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曾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未至幽王

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

○召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晏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乃

祭其人不可乎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

其子不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遷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徂於舊聞亦未遽肯

深信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

鄭曰不頌成康自彼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也簡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競為是昭

王也簡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競為是昭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王時作耳以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

難通學者何苦從其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

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

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

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

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為

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
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
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
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
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
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
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
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
信寬終於固辭音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詞
之謚而常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
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

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
不亦宜乎者耳常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
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
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
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宋子曰詩中說成
是成王何須牽合作告成王業之王自序序傳
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
北郊之詩自說天地後來遂生一場多端有南
何說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著
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
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
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
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眉山蘇氏曰此

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之劍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也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曰漢高廟奏武德舞孝景采武德舞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也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

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歐陽時世論以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之語與洛誥所謂王如弗敢及天

矣命定命之意合其為頌成王審乎如曰邦家之基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

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比郊集議之餘念今

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守至方岳以柴望祭告所

○執競祀武王也以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失其傳而謂之對彈非也

○此詩弁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

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大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

耶疑

○思文后稷配天也

三山李氏曰即孝經所謂郊祀天者也。○黃氏曰

稷配天一事也而生民為叙事之辭此雅頌所以異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德亦有非祭禮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

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論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漢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王而王燕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孔氏曰冬言季春亦季食而

肥充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雝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

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安成劉氏曰三廟太祖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我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孔氏曰來見祖廟必是助祭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

在之廟無得而知也○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在受命之詩○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始受命與振鷺詩為首末也此序以為來見祖廟則語意不與明商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由非助祭於王何得見之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序下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序下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新安胡氏曰詩中不見得

小序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下篇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新安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有祈報之異不

過閔其耕種之勞致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之盛

收獲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

光寧或百室盈婦子宰殺特牲以嗣以續皆此田

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

楚鼓舞信南山南田大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邪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意與載芟詞意相類但無載芟第一第二第八節之

序誤高子尤誤眉山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嚴氏曰詩中言尊

嚴氏曰詩中言尊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音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孔

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

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也○三山孔

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黃氏

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濮氏曰如序所云宜與

此二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

序說鑿矣

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

安成劉氏曰蓋落成

泮宮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干之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臨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子有以貽其子孫是乃高宗之於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文祭也

按成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圖 四始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美斷章摘句云耳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

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

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

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風 變風 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 鄘 衛 齊 魯 燕 十三國

三十一篇

正小雅

鹿鳴至 菁莪

二十一篇

變小雅

六月至 何草不黃

十六篇

正大雅

文王至 卷阿

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 召旻

十二篇

朱子曰諸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宮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蔽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三經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藟豳耳之類

三賦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經以衣之類
興者託物與詞如關雎豳九章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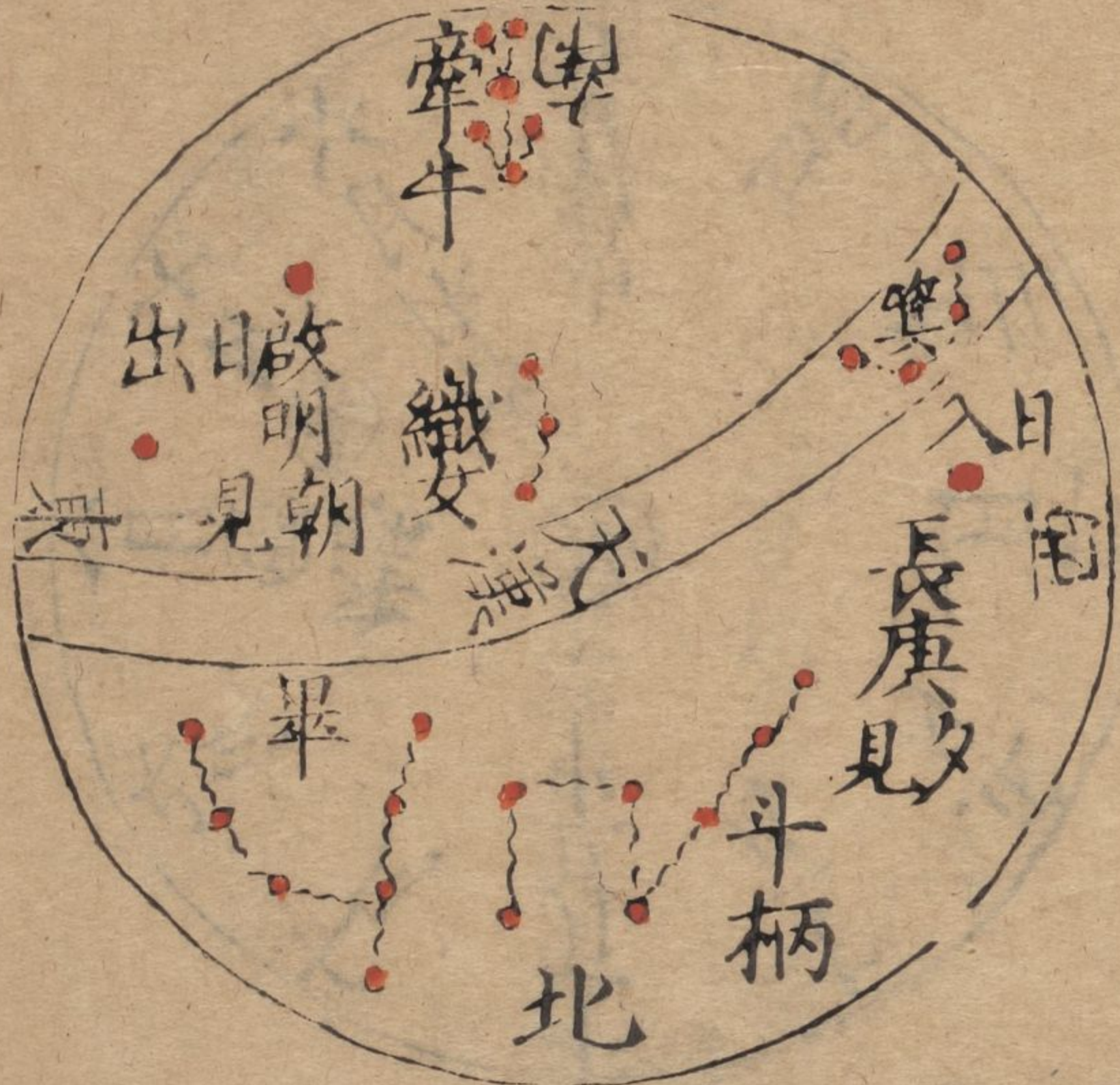
六緯

與者託物與詞如關雎豳九章之類
興者託物與詞如關雎豳九章之類

天義二經三緯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安是六者而三緯之則九經之節奏指節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誦以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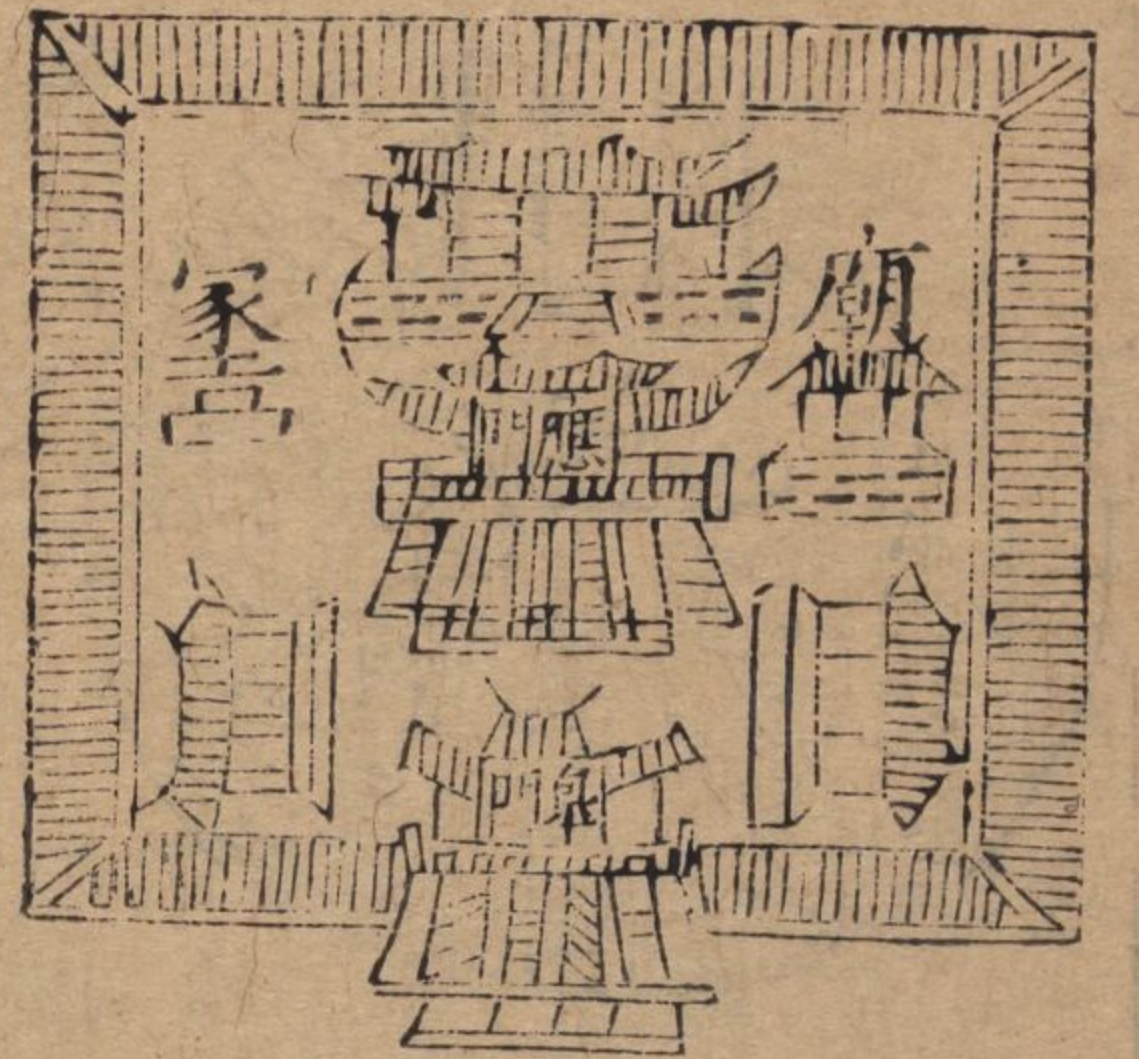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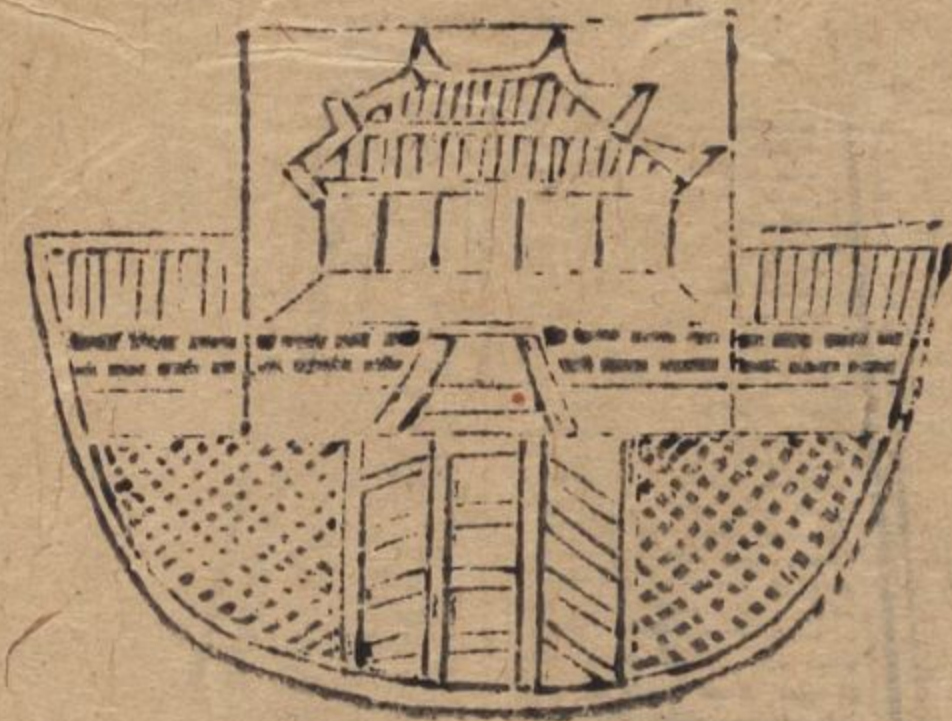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天低風是民南所作推是朝廷之詩頌是宗朝之詩
二緯是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
 駕也啟明長庚皆金
 星也以其先日而出
 故謂之啟明以其後
 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天畢畢星也狀如掩
 兔之畢也箕斗二宿
 以夏秋之間見於南
 方云北斗者以其在
 箕之北也

鼻門應門圖 泮宮圖



大王遷岐晉宇築室作廟
 立鼻門應門立冢土
 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
 之郭門曰鼻門王之正門
 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
 度備二門如此及周有天
 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
 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
 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
 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
 宮亦以名也

七 月 流 火 之 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且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 丘 定 之 方 中 圖



定之方中。仲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日

第五西表

從中表望入之日以立西表

南

第南表第中表第三北表北極

北

日

第四東表

從中表望出之日以立東表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西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而曰夕陽嚴氏曰幽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幽居也今得而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謹按朱子集註所載去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

仰觀日星俯察鳥虫

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祭祀也時霜露之入草木之化以受民事男服事乎外以忠利力食力而助弱其燕饗也節之日謂陽之

之日獻發

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二之日栗烈

擊冰冲七

其同言松其縱載績武功獻新于公

三之日

于耜

同我婦子其饗獻饁彼南畝羔祭非

四之日

公劉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春日遲也

蠶月條桑

女執筐求桑采桑取桑我伐遠揚

月

四月

秀乃萋

風化之圖

月一之日謂三陽之月變月言口言是月之日也下倣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正月事獨缺二月當觀三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祭至荷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蒹葭
振羽

七月

鳴雉
在野

八月

在宇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我朱孔陽
一斷壺
刺棗

食瓜
食黍及稷

九月

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食我黍稷
食我稷

十月

蟋蟀入我
床下

空室重簟
塞向墀戶

獲稻
上入執宮功
嗟我婦子曰
明酒斯饗曰

納禾稼一書爾于豈為改歲入此黍羔羊路彼嗟我農夫宵尔索陶室如為此春公堂稱彼兒我稼既同亟其乘屋酒以介眉壽觥万寿無疆



○會弁如星會絳中也王之皮弁絳中每貫結玉采五十二以為飾武公諸侯則五用三采

文王

冠名殷曰哣

淇輿

哣



周曰冕輔哣輔衮而哣冠弁



都人士

臺夫須也即沙都人士

臺笠



草也古註謂以夫須皮為笠所撮以御暑御雨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大古冠

九裘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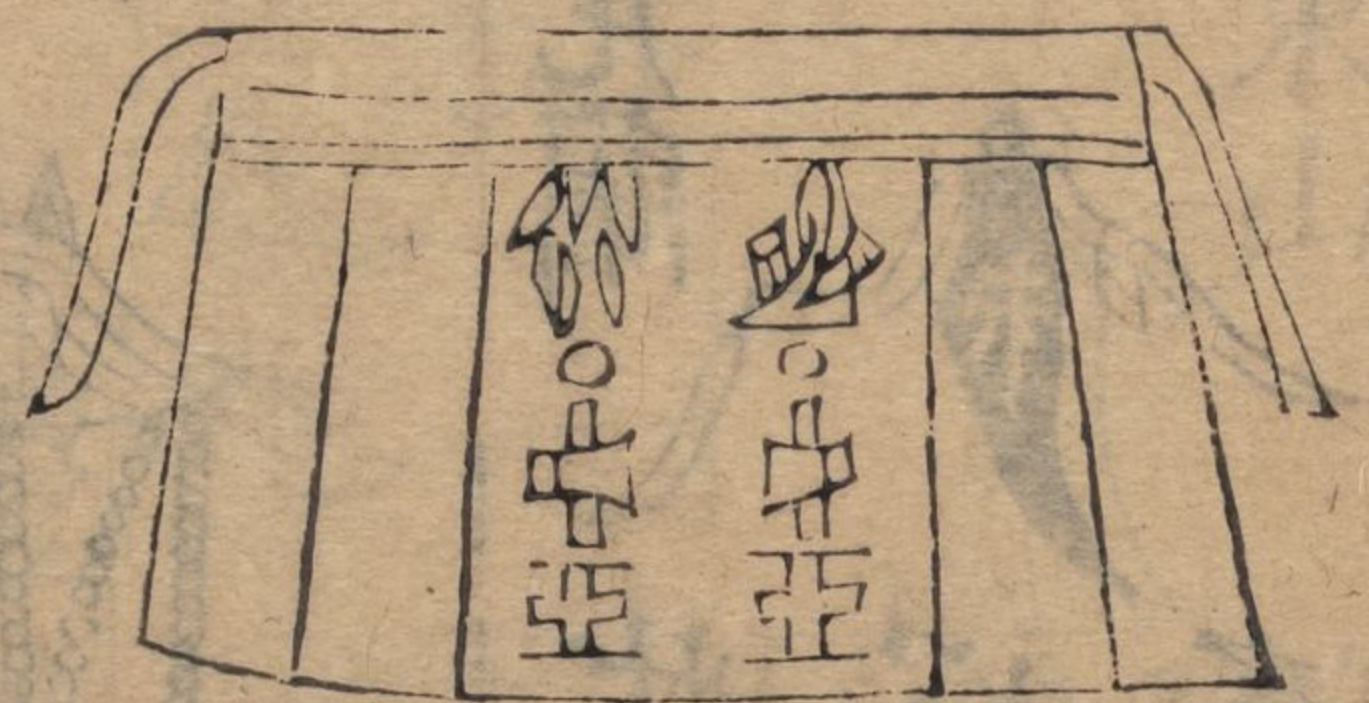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九首卷然故謂之衣

九裘裳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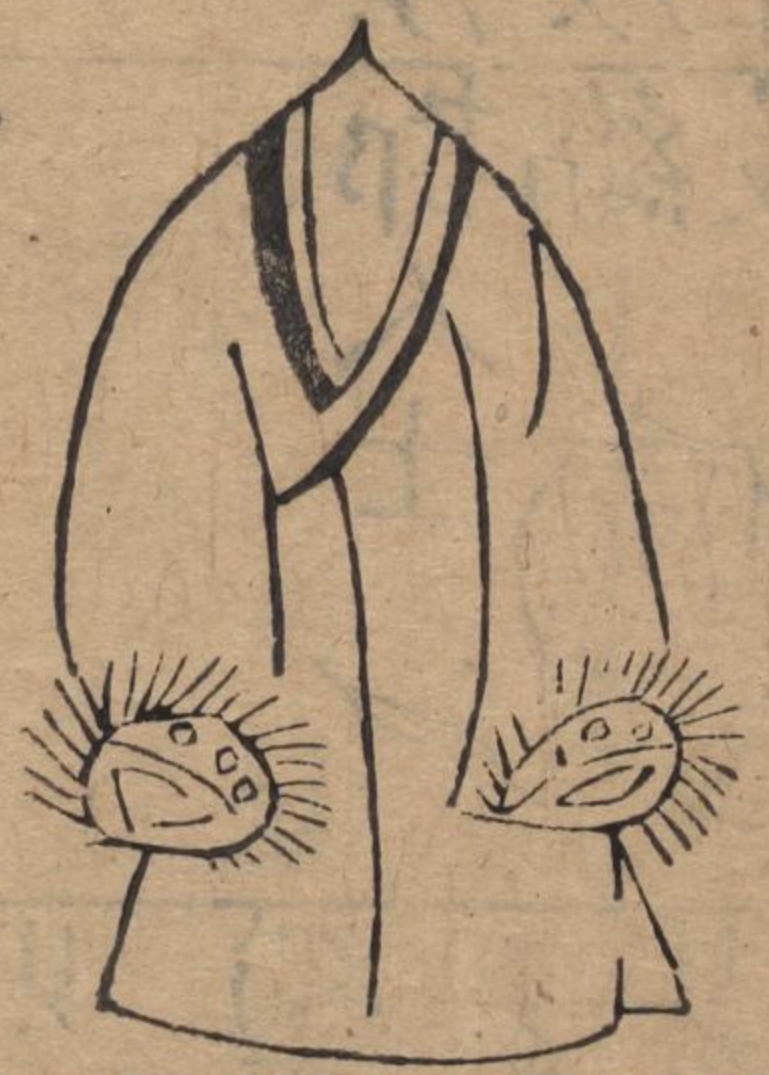
瑱



五色備候人采菽
謂之繡節
前三幅
後四幅
繡以藻
粉米黼
黻四章

○君純羔皮又以豹飾祛

羔裘 豹飾 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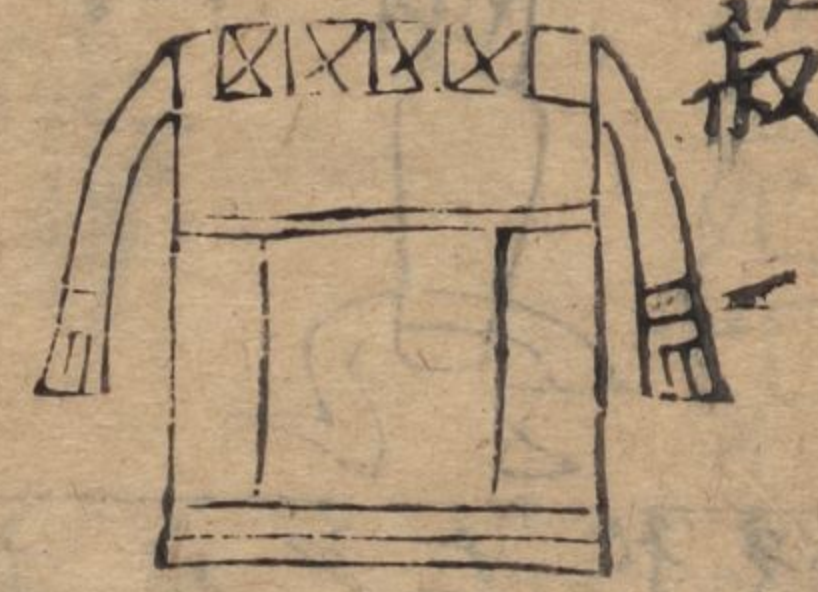
檜羔裘



袂皆袂也
然祛大而
袂袖小

錦衣狐裘
朝天子之
服蘇氏曰
此狐裘狐
白裘也

候人采菽
素冠



采菽
幅



膝之象字
當作穀古
字通用冕
服謂之帶
其也服謂
為之譯以
常

和幅偏也
和纒於足
偏束其脛
如今行膝

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
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
以統懸瑱當耳也統用采線
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
君子偕老統瑱言夫人服飾

女曰雞鳴

雜

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蠶絲，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芄蘭

觿



狀如錐角

以象骨為

之所以解結

芄蘭

鞞



古注云：鞞，脊也。以朱常為之，射以彊脊。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逐弦也。

東山

綉



爾雅云：婦人帶謂之綉。氏云：綉，說文：婦人帶也。故集傳曰：中成女而為之也。施於結帨也。

野有死麇

禮記：嬀事舅

帨



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君子偕老

笄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君子偕老

掃



掃，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

伐柯

籩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禮器之圖

伐柯



豆，木為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楚茨 俎

俎木為之以權輿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射如堂



簡方

簋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爵飲器受一升上兩



生民 登

房也登瓦器如豆以薦大

簡方

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

登



高二尺四寸爵也夏曰卷耳

爵

也木爵玉爵同制靈酒器刻為雲雷之

行葦



管

管爵也夏曰卷耳



壘

天子王諸侯金

閔宮



犧尊

畫牛以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其背以受酒也

壺



禮器注壺大一石

江漢



秬

鬱

鬱金首也鬱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草為芬芳條暢配而裸神也

江漢 卣



卣中尊孫炎云尊為為上壘為下肉居中

鬱



黃流在中鬱也

閔宮 福衡



牛觸周禮止觸周禮云凡祭脩其牛牲設其福衡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 璧



圭瓚 旱麓 江漢



樂器之圖

琴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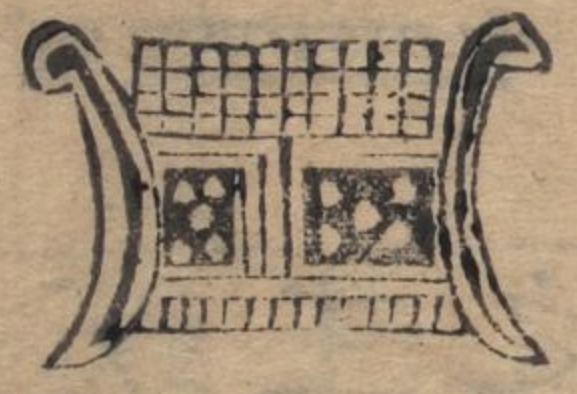


琴瑟皆絲屬 琴長三尺六寸二分五弦 瑟長八尺一丈一尺五寸廣一尺五寸 凡五弦盡用

笙 簧



簫



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禮書云三十一簧大者十小者十 簫編小竹管為之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尺三寸小者編一尺四寸 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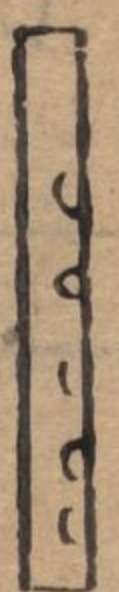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贊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 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總稱也 王瓚圭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酌管以裸也王裸以王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左右奉之半圭曰璋裸以璋瓚祭疏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有磬

管

祝

圍



管六孔如遂
併兩而吹之
者也遂今之
者也遂今之

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
有椎連底撞
令左右擊以
起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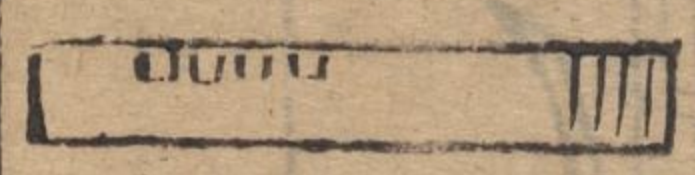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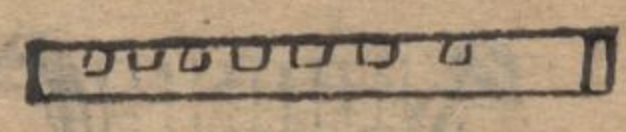
圍狀如伏虎
背上有二十
七鈕鋸刻以
木長尺燃之
以止樂者

簫

何人斯

墳

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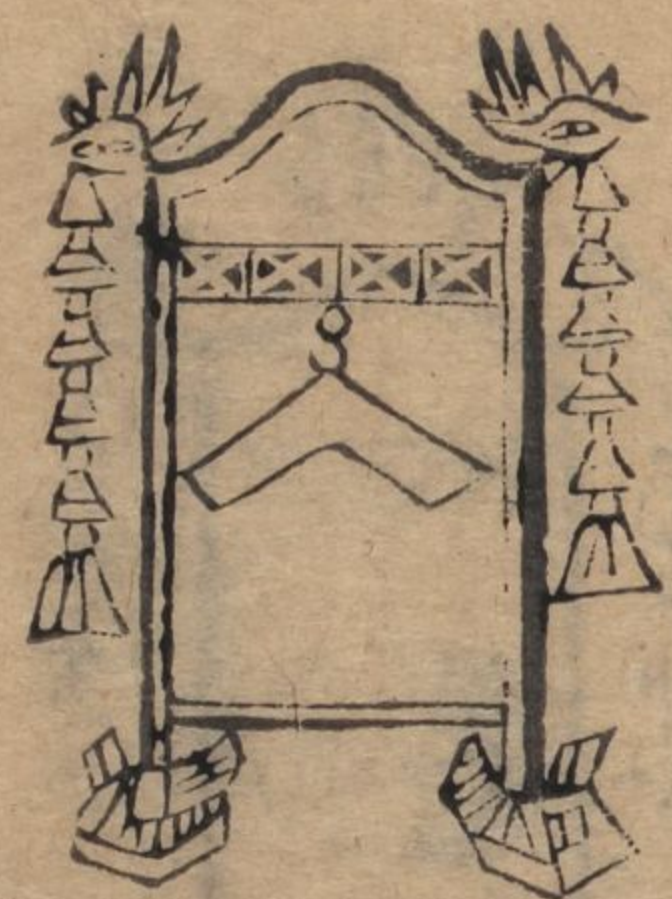
簫如笛而六孔
或曰三孔而短
主中聲而上下
之

墳上為之大如
鶴子鐘上平底
以稱鐘六孔長
尺四寸圖為三
尺四寸圖為三
七孔一分九寸
經三分九寸出
橫吹之其竅盡
墳箎其竅盡合
則為黃鐘其竅
盡開則為應鐘
蓋相應和也

靈臺

鐘

磬



鐘金屬鑄大鐘也
磬石為之

鼓華屬實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
尺中圖加三之一圖亦大鼓也

懸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摠
鼓周懸鼓靴如鼓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何伯善注華黍下魯鼓薛鼓禮

投壺篇鄭氏注魯鼓薛鼓其節
不同

魯鼓

薛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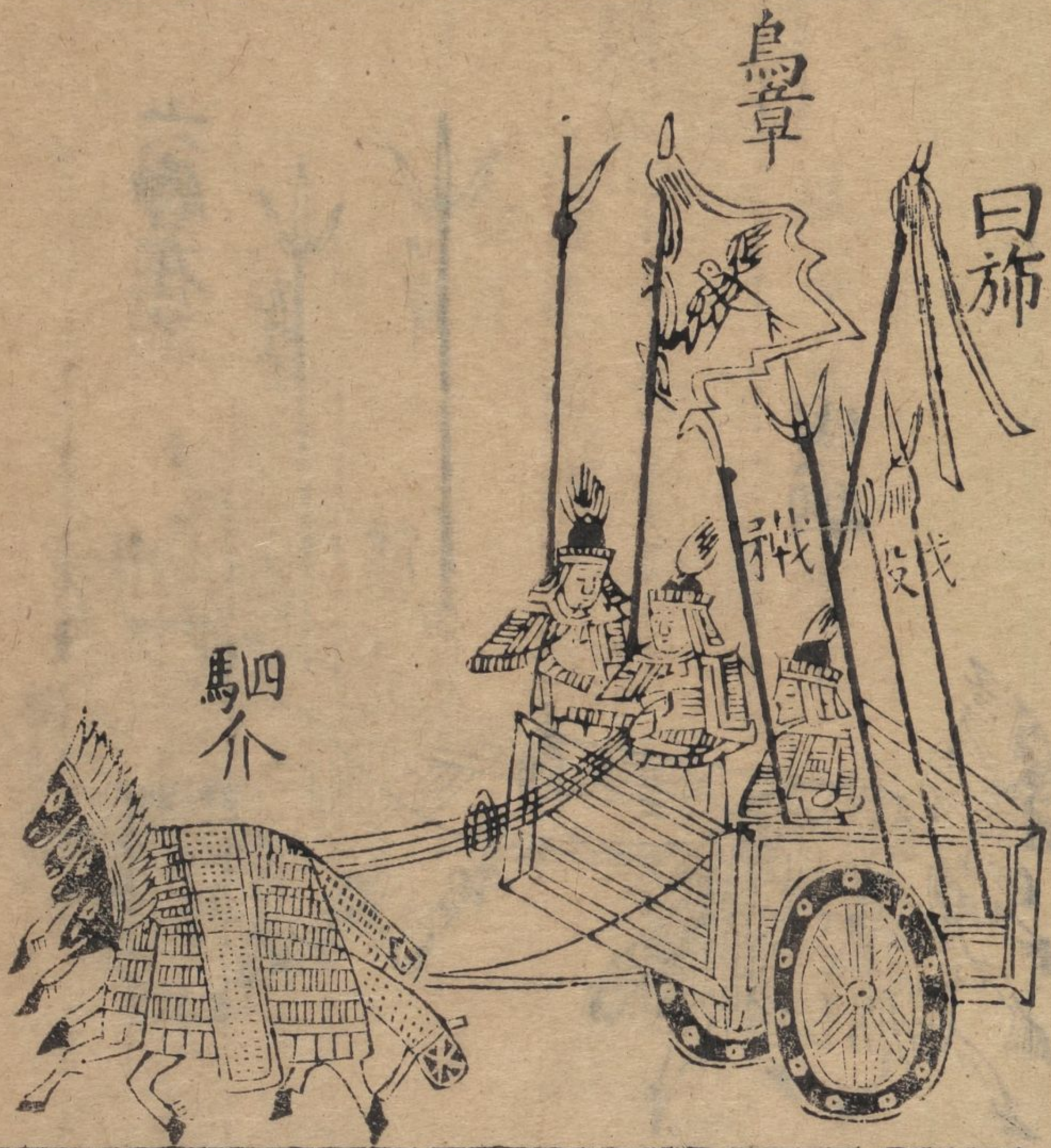
擊鼓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詩經大雅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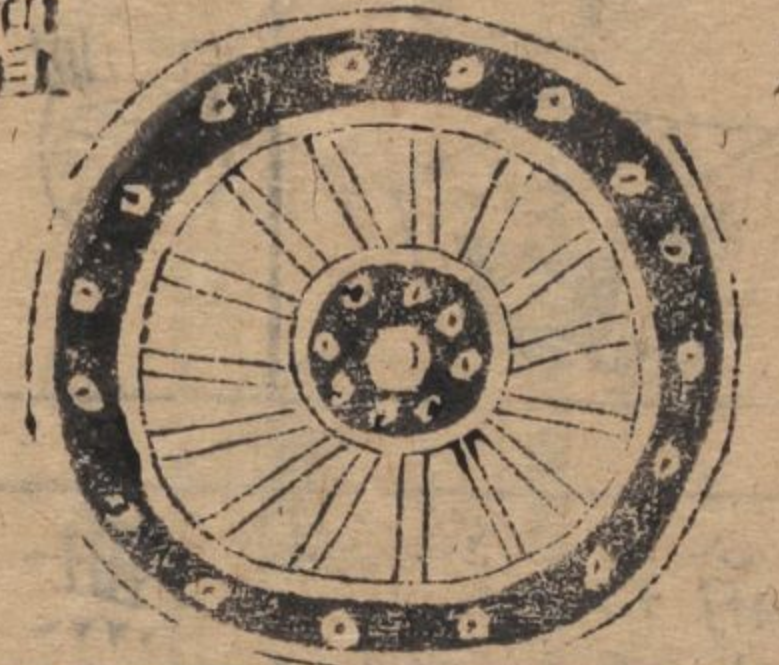
周元戎圖

車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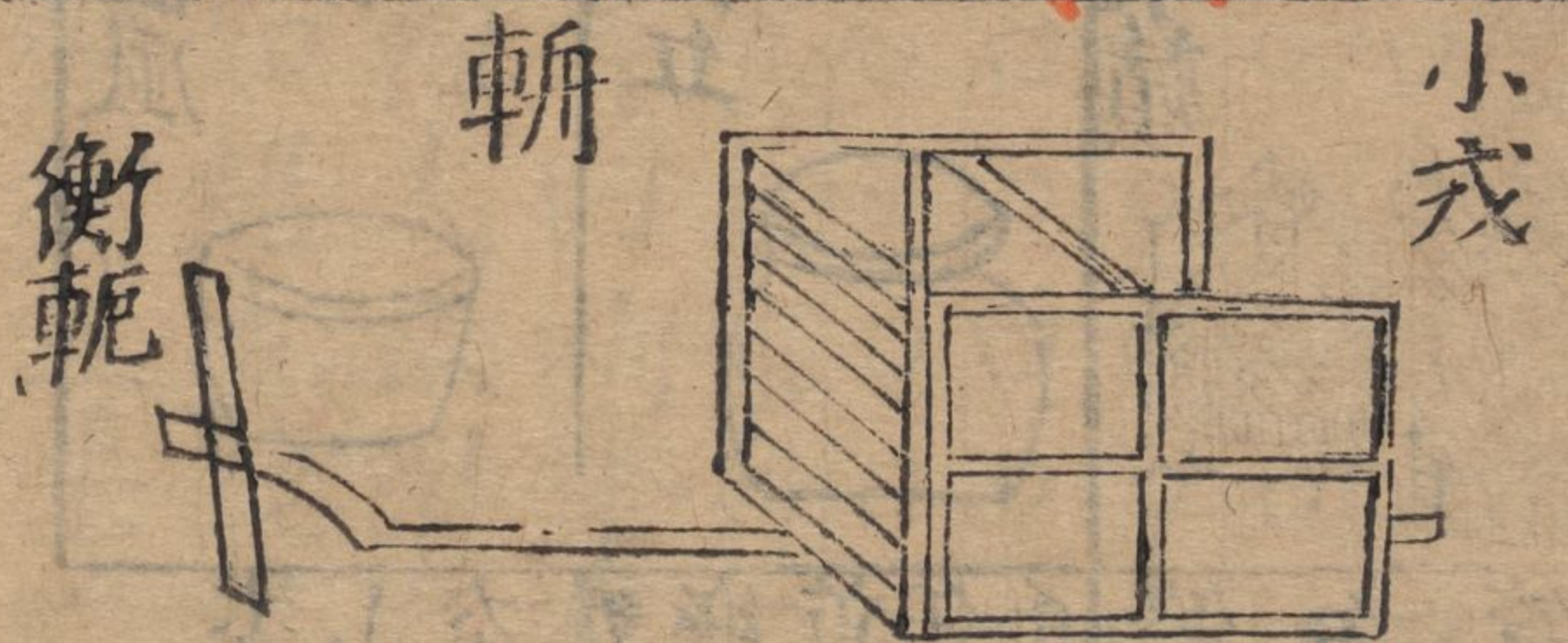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爰戟矛插於輶幟畫鳥隼之章

小戎 轂 輻 伐檀 輪 伐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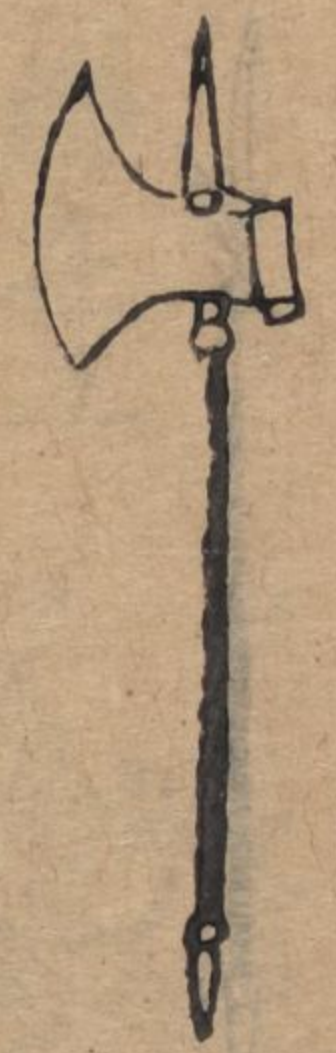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幅六尺二寸在輿之外輻二十以象日月也輻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一寸徑一尺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輶亦曰輶禮記車制圖云身長一丈四寸四寸亦曰輶通謂之輶

戚



戚揚二者是斧鉞之別名

公劉

揚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受即投也長丈二而無刃

受



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小戎



敦弓天子之弓彤弓諸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虎

虎韋以虎皮為弓室也車攻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象以膠漆筋絲為之也

韋

韋二弓交二弓於韋中也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魚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矢



服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背皮班文可為矢服



出車

旗



鳥隼曰旗

龜蛇為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旐



出車

旂

蛟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鹿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旒



旒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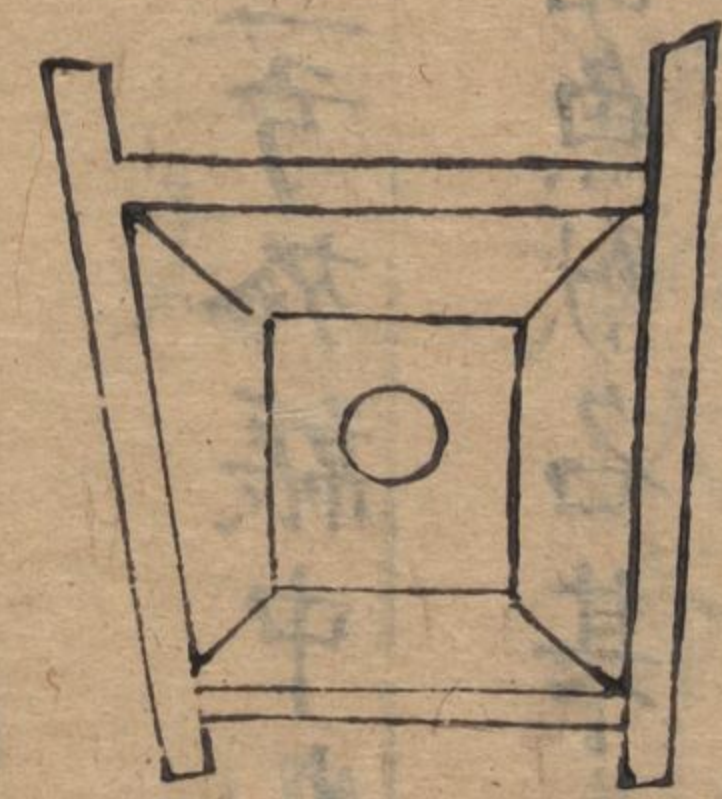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大射

倚嗟

侯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損玄黃二正則畫朱綠

車攻

決著於右手左指

決

所以鉤弦開體



車攻

拾

拾以皮為之著



於左臂以遂弦

鞞琫有珌鞞容

鞞



洛美也琫上飾必下飾戎服也

諸國世次圖

商

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任

主癸

湯

外丙

湯次

仲壬

弟外丙

太甲

湯孫

沃丁

太丁

弟沃丁

小甲

雍巳

弟小甲

太戊

弟雍巳

仲丁

外壬

弟仲丁

河

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

弟祖辛

祖丁

弟祖辛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子祖丁

盤庚

弟陽甲

小辛

弟盤庚

小乙

弟廩辛

武丁

祖庚

祖甲

弟祖庚

廩辛

庚丁

弟廩辛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

微子

紂庶

微仲

微啟弟

宋公稽

丁公

濬公

弟丁

煬公

弟濬

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弟宣

殤公

莊公

弟穆

濬公

公子游

羣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弟昭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元魯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公

偃

周

幽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幽

公劉

慶節

皇僕

著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

周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 武

懿 伯御 孝 惠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頌 頌

召公封燕 侯爵

召公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濬

詩經卷之八

昭 釐

惠 桓

文 武成

易王 孝

子噲 王喜

邶 鄘 衛

一國封爵世次未詳

康叔

康伯

孝伯

嗣伯

夷伯

靖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惠

黔牟羣公弟

懿

戴頊公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靈

出靈孫

莊出父

班襄孫

君起靈子

悼悼父

敬

昭

懷子公

慎爵

貞

穀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亶昭弟

子嬰亶弟

文

穆

靈

襄靈弟

悼

成悼弟

釐

簡

定

獻

穀

哀

共聲弟

幽

繻幽弟

齊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詩經大雅卷一

胡哀弟

成

孝

靈

簡

魏

唐晉曲沃

唐叔晉燹

靖

文穆子

小子侯緡襄弟

獻哀弟

莊

昭

莊

平簡弟

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附侯賈

釐

昭

昭

武

釐

懿弟孝

景莊弟

宣

武侯

獻

孝

曲沃武公

厲

襄

惠

安孺子

康

成侯

穆

鄂

獻

文子胡

桓

頃

悼景子

厲

殤穆弟

哀

君卓

惠卓兄

成襄弟

昭

幽

秦伯爵

非子

襄公

德公武弟

共

悼

簡靈季

懷

景

頃

烈

秦侯

文

宣

桓

厲共

惠

文獻子

厲

定

孝

公伯

寧文孫

成宣弟

景

躁

出

襄

悼襄曾孫

出

靜

秦仲

出子

穆成弟

哀

懷躁弟

獻靈子

靈

平

哀昭曾孫

莊公

武出子

康

惠哀孫

靈懷孫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弟武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子申 孝子申

幽公 釐 武 夷弟厲 慎弟夷

文公 桓 厲弟桓 莊弟厲 宣弟莊

穆公 共 靈 成 哀弟莊

惠孫哀 懷 潛

檜祝融之后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弟甫 桓 莊 釐子羣公

共 文 宣 成 武 昭

平 悼 穀弟悼 隱弟平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篇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后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二百六篇

文王世

正風二十四後

周南關雎

各蟲斯

兔且

召南鵲巢

其棠

標有梅

葛覃

麟之趾

漢廣

采芣

行露

小星

卷耳

桃夭

汝墳

草蟲

羔羊

江有汜

樛木

采芣

采蘋

殷其雷

野有死麇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世

頌二篇

時邁

武王

正風一篇

召南何彼穠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伐木

杖杜

四牡

天保

南陔

皇皇者華

采薇

白華

常棣

出車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世

變風 七篇

豳 七月

伐柯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旱麓

下武

鷓鴣

九罭

大明

思齊

文王有聲

東山

狼跋

縣

呈矣

破斧

棫樸

靈臺

生民

行葦 既醉

篤公劉 洞酌

頌 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我將

臣工 振鷺 豐年

潛 載見 有客

閔予小子 訪予

小毖 載芟 良耜

酌 桓 賚

鳧鷖 假樂

維清

思文

有瞽

武

敬之

絲衣

般

康王

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二篇

執競

厲王

世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豎王

世

變風 一篇

鄘 柏舟 衛釐侯時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永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何人斯 巷伯 小弁 白華

蒼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淇奥 武公時

鄭緇衣 桓公武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世

變風 十一篇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 莊公時

王黍離 楊之水

鄭叔于田

唐楊之水 晉昭公時 大叔于田

春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平王

抑衛武公詩

變風

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兔爰

葛藟

丘中有麻

采芣

君子陽陽

中谷有推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燕燕

擊鼓

並衛州時

新臺

桓王

以後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時

變風

三篇

邶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

世

變風

四篇

齊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

世

變風

一篇

唐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世

變風 六篇

鄘載馳衛戴公時

相鼠文公時

鄭清人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蝮螭

惠王

魯頌 四篇

有駉

泮水

閟宮僖公時

襄王

變風 四篇

衛河廣宋襄公時

秦渭陽穆公時

黃鳥康公時

曹候人共公時

匡王

變風 一篇

陳株林靈公時

特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籜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楊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屨 汾沮如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杖杜

羔裘 鵲羽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秦箎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蜉蝣 鳴鳩 下泉

變小雅 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頰弁 車輦 青蠅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隰桑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

詩經大全圖畢

大令圖本
無何大車
信南山
小田
四月
新新之石
陽森
所製

